求闕齋讀書錄

求闕齋讀書錄目錄

山谷詩集

劍南詩集

朱子文集

元遺山詩集

陽明文集

望溪文集

孫文定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駢體文鈔

廣韻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

湘鄉曾國藩著　　湘潭王啟原編輯

經上

周易

晉　上九罔孚裕无咎　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家人　上九有孚威如　有孚威如卽論語望之儼然意要使房闥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

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睽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我之於某君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中孚　讀中孚卦因思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眞實无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

無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中孚咸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寂然不動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眞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啟

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仁心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眞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姑記於此以俟異日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劉念臺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

周官

天官大宰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注弊斷也　小宰六計弊羣吏之治秋官大司寇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輔衆志而弊謀弊皆斷也士師斷獄弊訟弊與斷字平列弊亦斷也蔽亦有斷義小爾雅蔽斷也論語一言以蔽之左傳蔽罪邢侯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　謂一歲之大計也我

大清五月各省進奏銷冊卽歲會也小宰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齎歲盡文書來至

小宰　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如今之合同中字裁分各執其半又如兩聯票矣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

此卽今之兩聯票也一札而左右兩書皆同其中別之處作數大字卽今之編號也

宰夫　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鄭司農云復請也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　按復白事也孟子有復於王者曰曲禮顧有復也大司寇

凡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王者皆謂白也先鄭於司士注云逆獨受下奏於宰夫注云逆謂迎受王命者後鄭於宰夫注云逆謂上書自下而上曰逆國濬謂復逆一也復者有白於上也逆者有干請於上也亦卽白也宰夫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司士曰諸侯之復逆小臣曰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曰羣吏之逆庶民之復皆以達下情也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注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　按名猶俗曰認呂后本紀詐取它人子名之此亦無其物而僞作文書以詐名之也

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注飧牽客始至所送禮　飧客至而送酒

席也牽則兼送豬羊矣左傳餼牽竭矣亦有餼有牽也

内饔　鳥皫色而沙鳴注沙嘶也　按病人失音者可謂之沙聲

鼈人　凡貍物注自貍藏伏於泥中者　按自遁藏伏之物皆可名曰貍物猶曰鼠伏曰狙伺

地官大司徒　其民專而長注專圜也　按專徒丸反讀如團謂面圜也

鄉大夫　五物詢衆庶注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甯復有賢能者　按上文已獻賢能之書於王矣鄉大夫退而再詢此外更有賢能者乎使衆庶更舉之

廛人　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一

按今世手持貨物者若抽取釐稅則苛矣

遂大夫　屬其地治者注屬猶聚也　史記屈原屬草稾未定

左傳屬有宗祧之事猶值也

春官大宗伯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

磔攘及蜡祭　按疈猶破也拆也謂破牲之胷也所以禳災詩

不拆不副副卽疈也

肆師　及果築鬻注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　按鬻煮同字香

草鬱金也築如今俗云擣碎擣而煮之以和于秬鬯之酒也

鬯人　禜門用瓢齎注齎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

按割去柢刳去瓠中之瓤子也即莊子之剖瓠以爲尊

天府　上春釁寶鎭及寶器注釁謂殺牲以血血之　此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字法相同

典瑞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圭有邸者於一玉之中中央琢爲璧四面各琢一圭圭之末四出其本爲璧邸者本也柢也兩圭有邸者中央琢爲璧兩頭各琢一圭邸如足之相對也

司服　廞衣服注廞衣服所藏于椁中疏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鎛師廞晉鼓籥師廞羽籥典庸器廞筍虡司干廞干盾眡瞭廞鍾磬司兵廞五兵皆明器也

典同　高聲䃂注高鐘形上大也高則形上藏袞然旋如裏一
按䃂聲在鐘裏旋轉不散也䃂即聲之䃂䃂然
眡祲　三曰鑴注謂日旁氣刺日也　按氣如錐之直刺也漢
書翟方進傳故使掾平鑴令亦謂刺取其劣蹟也
大祝　三曰禬注禬祭名告有災變也　天官女祝有禬亦除
災害也春官大宗伯有禬禮謂同盟有喪失財物者謀補救之
也
辨六號注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　古者凡物皆立之名辨
號即正名也
來瞽令臯舞注臯讀爲卒嘷呼之嘷來嘷者皆謂呼之入

按來讀爲徠東坡志林謂若優施來之趙高來之是也左傳晉人之皐皐緩也禮運皐某復皐引長聲也

巾車　錫樊纓注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元謂纓謂馬鞅　按錫即莊子之所謂月題當胷在腹之上即鉤膺之處也鞅則夾馬頸者

疏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　按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木路革路皆大之也載匶之車曰匶路亦大之也又鼓人有路鼓亦與路車路馬同一尊大之稱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注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

曰之屬作之有功有沽　按凡曰功曰攻曰工曰堅曰緻曰精
曰良皆器之善也凡曰苦曰窳曰楛曰沽曰鹽曰粗曰麤曰疏
曰散皆器之惡也

司常　通帛爲旜注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　按
九旗之帛皆用絳特中畫他色耳此不畫者卽曰通帛

夏官序官　環人注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按環人掌察軍
慝巡邦國搏諜賊盜周環巡視之意殆如今之巡捕矣

羊人　賓客供其灋羊　此法字義與法灋法從法宮相同

司兵　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司戈
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衞者如今之扶蘇

與說文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玉篇櫓城上守禦望樓韻會戰陣高巢車亦爲櫓太公六韜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提翼小櫓是干也盾也櫓也其制不可得而盡見然大抵干盾形製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目藩盾則形製自大或二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戰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與盾之僅蔽一面者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干盾也通鑑晉義熙八年劉裕至荆州伐劉毅軍人擔彭排戰具（注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愐曰樐彭牌釋名曰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梁普通五年北魏將崔延伯等旣

破莫折天生進擊万侯醜奴於安定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代宗初立僕固懷恩等破史朝義於洛陽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晉宋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編竹爲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爲之左傳樂祁以楊楯賈禍蓋北方之用木也久矣國藩按劉毅之彭牌馬璘之牌即古之盾也崔延伯之排城則較大矣殆與周禮之藩盾六韜之大櫓相類

田僕　設驅逆之車注逆銜還之使不出圍　銜還謂遮列之

職方氏　其畜宜六擾　此即左傳擾龍之擾

撢人　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此面字與書之面稽天若謀面用丕訓德均不甚可解

秋官大司寇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赦之　此卽今令人取保乃釋放犯人也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注邦成若今決事比也　今六部皆查成案刑部又有比案卽邦成也士師掌士之八成疏八者皆是斷事成品式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　按家人卽庶人也魯世家爲家人晉世家遷爲家人皆庶人也

野廬氏　比國郊及野之道路注比猶校也　按比猶言展省也今世曰稽查也

司儀　不朝不夕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　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卽以朝夕爲山名也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卽以朝夕爲祭名也

冬官考工記　車軫四尺注軫輿後橫木　按軫當在車箱之底輿底之軫篤於軸上其閒惟有兩伏兔貼之耳

軹崇三尺有三寸注鄭司農云軹轂也元謂軹轂末也　按軹者轂上衆鑿所以內輻者

加軫與轐焉注轐謂伏兔　按轐卽轅也漢時謂之伏兔唐時謂之車屐在軸之上軫之下兩頭各施一轐中空見光也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輻入牙中者也　按輻

之二頭壯者入轂謂之軹一頭纖者入牙謂之蚤
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　戴氏曰葢斗謂之部部廣六
寸厚一寸中隆一分國藩按二十八弓共一部猶三十輻共一
轂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阮氏曰輢立木達輒謂之較國藩
按阮君之意以輢爲車旁之板凡板必有柱以維之柱在三尺
三寸以下則直立其三尺三寸以上則勢向外曲如角之張則
較也同一車耳也在板謂之輒在柱則謂之較兩角外張有開
張寬廣之象故詩美武公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　戴氏曰式下人所對謂之轛阮氏
曰轛橫軨也國藩按軨者車箱兩旁午交之木直者曰軹橫者

曰轛軨如窗之格輢如窗之紙無軨則輢板無所附矣

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　戴氏說任正卽輈也阮氏說在後軫之下別有一任正木爲輈所植根之處其說甚長國藩謂任正卽後軫其圍較左右三軫更大耳

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　戴氏曰兩轐之閒謂之當兔阮氏曰當伏兔者謂之當兔國藩按當兔亦一橫木也後軫前軫與中閒之當兔凡三橫木如三字輈午貫其中則如王字當兔之下正與軸相值二轐上銜當兔木下銜軸之處如屐形可銜可脫銜當兔之處則連爲一體一成而永不脫耳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戴氏曰輈後謂之踵阮氏曰輈

後投任正謂之踵國藩按阮氏以任正爲後軫下之一大木軓所植根之處是踵者猶云柄也猶輻之有菑也

冶氏　胡三之注胡其孑　戴氏曰戈戟下垂者曰胡國藩按戈之胡如半月戟之胡如腰鐮其曲刃處名胡者象頷下垂胡之形也名孑者象孑字偏曲之形也

鳧氏　銑閒謂之于注于鍾脣之上袪也疏以于爲袪者鍾脣厚猶褰袪然　按褰袪猶云振袂也鍾脣微揚若袂之微舉也

鉦上謂之舞　今俗稱舞曰鍾頂

鍾帶謂之篆注帶所以介其名也　按鍾之周圍横痕一道謂之帶于之上一道曰鼓鼓之上一道曰鉦鉦之上一道曰舞帶

形如鍥入然故曰篆也

于上之攠謂之隧注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　按今鍾上受枅之處往往窐深如圓月形卽隧也

玉人　終葵首注終葵椎也　按珽玉以椎爲首長六寸當是圜首自六寸以下則方

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瓚以圭爲柄曰圭瓚以璋爲柄曰璋瓚前有黃金勺勺端有鼻鼻下有流所以注酒故詩曰黃流在中

矢人　鍭矢參分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一在前者前有鐵重

與二在後者亭平也五分而二在前則鐵稍輕矣七分而三在前則鐵更輕矣

刃長寸圍寸　矢之匕中博自博處至鋒謂之刃長一寸全匕則長二寸矢匕中有脊微高圍寸竝脊計之博則不滿寸矣

梓人　顧脰注顧長脰貌故書顧或作牼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　按莊子而視金人其脰肩肩與顧同音通用

匠人　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四面皆有霤也　按四面垂霤曰阿吾鄉謂之天井因而一面垂霤亦曰阿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按一夫受田百畝兩夫之閒必有一溝方里而井方十里爲成兩井之閒必有一洫一成則九洫矣方百里爲同兩成之閒必有一同一曰則九澮矣又按遂人百夫有洫千夫有澮匠人則十井九十夫卽有洫界之千井九千夫乃有澮界之大同小異

弓人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昵或作樴或爲䵒䵒黏也　按䵒正字昵暱借字

冰析濬　按濬漆紋也有似水波鱗鱗之紋

夫筋之所由幨注幨絕起也　按幨與輪雖敝不敲之敲同義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　茭解謂隈與簫相接之處弓幹之端析爲兩歧而以簫剚入幹勢向內簫勢向外形制有變故抗

弦有力是以校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下柎謂柎不高而力弱也興謂把處有搖撼之患

儀禮

士冠禮　抽上韇注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　按韇以韋爲之下韇自下韜而上上韇自上韜而下

有篚實勺觶角柶注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　按柶與匕其狀皆如今之羹匙但少牢及公食大夫之柶用以扱羊與豕於鉶以木爲之其柄宜長故舊禮圖云柶長尺櫼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櫼卽葉也士冠禮之柶用以扱醴於爵中以角爲之

其柄宜短想葉博不過一寸許曲柄不過三寸耳禮圖無士冠禮之栖無可考證以意擬之耳

三醮有乾肉折俎　乾肉之醮三醮皆用脯醢惟末醮有乾肉折俎特殺之醮始醮亦薦脯醢再醮加兩豆兩籩三醮加俎鄭注二醮時徹去始醮之脯醢張爾岐云三醮不徹再醮之豆籩國藩以爲末醮既不徹豆籩則再醮亦不宜徹脯醢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疏云爵弁尊其屨飾以繢次者案冬官畫繢之事云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繢以爲衣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繡以爲裳是對方爲繢次比方爲繡次　按東青與西白

對北黑與南赤對天元與地黃對三者繢以爲衣故曰對方爲繢次也東青與南赤相比近南赤與西白相比近西白與北黑相比近北黑與東青相比近四者繡以爲裳故曰比方爲繡次也

士昏禮　姆加景注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　按吾鄉嫁女在輿著布青衣如上或亦景之遺意歟隋書禮儀志作加幜

皆祭舉食舉也注舉卽脊與肺也　按凡祭禮有祭肺有舉肺脊祭肺專祭而不食祭時亦不舉舉肺脊則祭時舉之旣祭又食之故名此肺此脊曰舉祭舉者祭此肺脊也食舉者食此肺

脊也

執皮攝之內文注攝猶辟也　張爾岐曰執皮之法襞積衣使文在內國藩按攝斂也辟與襞通謂褶疊而斂之使文在內耳

士相見禮　凡言非對也注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　按凡言該下與君與大人與老者與幼者與衆與居官者六等不必專指爲君言事

鄉飲酒禮　賓坐奠爵興辭　疏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此賓辭降之位也上節云主人坐奠爵於階前辭此主人辭降之位也均云階前者主人與東階相直賓與西階相直耳賓則去階稍遠將近碑前非降階卽辭也張氏惠言之圖云如

此

北面　按北面二字指主人也若循上文西北面獻賓東南面酢主人之例則此當云北面酬賓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按張爾岐云席次賓介西介字衍文也三賓席次賓之西介席則在南耳與三賓席不相次

執觶興　按執觶者之導飲與主人之導飲略同但彼則主人阼階上奠觶此則執觶者西階上奠觶彼則賓於西階上答拜此則賓於席末答拜彼則賓降辭洗此則不辭洗彼則賓奠觶於薦東此則賓奠觶於薦西茲數節爲異耳

立飲　卽導飲也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按觀經文受酬者降席句似司正於賛堂上三賓受酬之時則在西階北面之位其於賛堂下衆賓受酬之時則在序端東面之位如疏之說則賓首一人受介酬者司正則於西階位賛之其餘則皆於序端位賛之矣疑疏與經注微有不合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按二人舉觶與上節一人舉觶悉同皆拜送者二人皆於西階上拜送也奠於其所者賓仍奠於薦西介仍奠於薦南也

介俎脊脅肫胳肺皆離　朱子曰介俎印本有肫字然釋文無

音疏又云有膈肫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石經亦誤

注後脛骨二膞胳也　按後脛骨亦三髀膞胳也髀近竅賤不登於俎故僅云二骨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按樂正與立者之位皆有脯醢故曰薦於其位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按三作注說未安卽盛氏郝氏方氏之說亦均未確惟儀禮正義楊大堉之說差爲近之其言曰記言舉爵爲經一人舉觶言也云凡者兼二人舉觶言也經文一人舉觶於賓云賓觶於西階上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觶興是二作

道又云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是三作也不徒爵者謂其必實觶
也二人舉觶之禮亦同

鄉射禮　乏參侯道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禦矢也侯道五
十步此乏去侯北十丈西三丈　爾雅容謂之防郭注形如今
牀頭小曲屏風唱射所以自防隱荀子正論篇云居則設張容
負扆而坐楊倞注容如小曲屏風施此於戶牖負之而坐國藩
按射者去侯三十丈設乏之北十丈西三丈去射者約二十丈
之狀類曲屏唱獲立於其中名曰容者可以容身也名曰防者
可以防矢也名曰乏者矢力至此已匱乏不至傷人也若如荀
子之言則燕居亦有容不獨射時然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注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　張爾岐曰鄉飲酒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國藩按鄭注雖有一於東字句一於進字句之別經文賓無分別

主人卒洗　鄉飲於卒洗之上有曰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此亦當有沃洗者

賓席之前　按此句當如鄉飲作賓之席前石經亦誤注進於賓也當從宋本作進酒於賓也此錢氏儀吉所校定者

賓反奠于其所　鄉飲鄭注云所薦西也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張爾岐曰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

定也按鄉飲酒於篇末略言遵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謂如介禮者也國藩按如介禮者拜至也辭洗而不拜洗也主人於西階之右拜送爵也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也授主人爵於兩楹閒也主人實爵自酢也再拜崇酒也餘少異　鄉飲酒記云遵者席於賓東賓亦在尊東也

卻手自弓下取一个　按對下覆手言之則卻手者仰手也

與進者相左　進者次耦也次耦退時三耦方進亦與相左

俎與薦皆三祭　張爾岐曰脯之半脡俎之離肺皆三也國藩按將以脡肺祭神因名脡肺曰祭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按張惠

言儀禮圖獲者之薦俎凡設六處初設於侯之正北次執而設於右个次執而設於左个次執而設於中次立飲時設於左个之西北三步次復位後辟設於乏之南後五處皆與經合初設一處不知確否經與注皆不甚明太射儀曰卒錯獲者適右个是薦俎先已錯矣或即張圖之所本與

卒北面揖三挾一个 注亦於三耦爲之位 按注兩曰三耦爲所爲者揖三挾一之事也賓主人爲此事亦於此位大夫爲此事亦於此位

注自若畱下 自若者猶云如故也霍光傳曰霍山自若領尚書

賓觶以之主人主人之觶長受　按之往也以之主人猶云送往主人所也大夫之觶送往衆賓長所也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　張爾岐曰韋當者以韋束楅之中央如人心背之衣國藩按瓦當及玉巵無當皆謂兩頭爲當此謂心背爲當猶曰前面後面耳

燕禮　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注言更觶卿尊也　張爾岐曰膳觶本非臣所可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國藩按上文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此不定之辭也若公無命則易觶洗矣前果易觶乎則今賓酬大夫不再更觶前果用膳觶乎則今賓酬大夫當更觶實散注非張

說正之是也

奏南陔白華華黍　按注自今亡以下至此其信也與鄉飲酒禮之注同後文注閒代也至其義未聞一節周南召南國風篇也至笙閒之篇未聞一節與鄉飲酒禮之注同特數字小異耳

君曰以我安　張爾岐云當爲我安坐以留之國藩按張說辭意微有不合安卽留也非安坐之外別有所爲留也直云以我意留之耳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　按命之之辭止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九字執爵者三字非命辭也上文云唯公所賜統堂上之孤卿大夫言之孤卿大夫坐行皆有執爵者以代

附酒送觶至士相旅酌則執爵者不代送觶矣故特以詔告執爵者

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　按前三次辯酬卿大夫皆用二人所媵之觶皆公興至西階親賜受君酬者皆降拜酬人者皆拜送此禮之最隆者也第四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用賓所媵之觶亦公興至西階親賜受君酬者亦降拜但酬人者不拜授而由他人代酌以授受酬者亦不拜受是禮漸殺而歡漸洽矣此爲第五次賜卿大夫而徧及於士不用媵而用散君不親賜而僅命執爵者賜之受賜者不降階拜而僅降席拜是禮尤殺而歡尤洽矣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按稍屬者矢不竟授之君手稍與相近耳

大射儀　膳尊兩甒在南　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又云在尊南此云膳尊兩甒在南詞異而實同甒即瓦大也

尊士旅食于西鐏之南　燕禮云尊士旅食於門西亦西鐏之南也

公命長注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也卿則尊士則卑　言大夫則無尊卑之殊但有長幼之分故於大夫中選之

長致者　燕禮長致致者有兩致字此少一致字誤也

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鼓北西縣之

北也考工記曰鼓人為皐陶長六尺有六寸　張爾岐曰注鼓北西縣之北也句可疑國藩按注引考工記曰皐陶長六尺有六寸西縣之鍾磬鎛鼙等皆不如鼓之長鼓之面在前其北與太師少師上工立處相齊鼓之尾在後其北與磬鍾鑮鼙相齊鼓之中一段其北卽鼙工也張惠言氏之圖與注相合張爾岐氏之疑乃未明鼓長六尺有六寸一句耳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注稍屬不搢矢　按稍屬者不遠近君之手俟君自接取也

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　卽篇首所云大侯之乏之東北

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　稍屬者公射之儀與樂之音稍相連

屬而不盡能應節也與上文小臣授矢之稍屬不同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獲者退薦俎而釋獲者未追
鄭注補之鄉射則皆鄭注所補
司馬正升自西階燕禮無馬字燕禮膳宰徹公俎此用庶子正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　按司正之命命執爵
者非命大夫也爵辯以下九字卽命之之辭
聘禮　釋幣制玄纁束注純四咫制丈八尺　咫長八寸四咫
則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疏引鄭答趙商云四當爲三三
咫則幅寬二尺四寸
從其首出請受　請受二字疑羨文也

士介入門右奠幣　再拜稽首注經不敢以臣禮見　賓與上介以臣禮覿時皆入　門右以客禮覿時皆入門左士介則兩次皆入門右似以入右　爲敬謹入左爲抗禮亦猶奠幣爲敬謹受幣爲抗禮也此注云　經不敢以客禮見得之上注云私事自闑右似失之矣後注賓　面卿節云入門右爲若降等然引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　階最合經旨矣

米百筥筥半斛　按經云筥半斛而記云四秉曰筥則六十四斛矣蓋筥之大小　不同隨時命名耳

賓降階西再拜稽　首拜餼亦如之注賓殊拜之　張爾岐云殊拜者分別兩次拜　之成拜訖又降拜也國藩按張云成拜訖又

降拜似失經之序當云降拜訖又成拜也

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　按注俟於宁恐當作俟於宇門屋宇即廟門之內霤也

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　按注賄用紡禮用玉與帛與皮此一事也還璋又一事也二事皆如還玉之儀不得分賄紡與禮玉爲二事還璋亦如還玉禮賄紡禮玉亦如初入互相備也

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　上介死則將命時不以柩造聘國之朝士介死則覆命時不以柩造本國之朝

幣之所及皆勞　幣之所及卽賓請有事之所及也當是時尚未用幣請有事既及之則幣將及之矣知賓之幣將及於我則我宜先勞之矣

又拜送　記之首節云明日君館之鄭注以爲特聘宜加禮一節宜在其下國藩按首節記卒聘報書之速謂報書在前一日館賓尚在後一日也首節以記卒聘爲主此節以記館賓時釋詞爲主不可相蒙

公食大夫禮　寡君從子　按從猶及也與也聘禮亦曰寡君從子左傳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　張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

之也國藩按葢字別爲一句謂皆有大皆有葢也張氏解屬下句讀則不辭矣

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注一一受之而兼一祭之 張爾岐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一祭之者總祭也國藩按一與壹同一以授賓謂總合授之也上文贊者坐而辯取庶羞辯取之後又興矣十六羞之大必有一器盛之乃能執之以興賓之所受總受一器也非分受十六大也故一字當與壹同義若一一授之則以字爲不辭矣張氏解上節壹以授賓爲總合授賓而解此節爲品授之 是但知上注猶稍也之誤而不知此注一一受之亦誤也

喪服　衰三升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　按升登成三字古人多互用樂記則亂升論語新穀既升及衰縷之升升皆訓成也曲禮年穀不登詩登是南邦春秋傳不登叛人之黨登皆訓成也

菲屨菅菲也疏云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　按菲字疑與扉字通左傳共其資糧扉屨杜注扉草屨

喪服　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小記曰不繼祖與禰　按禰卽庶子庶子之長子可以繼禰但不得繼祖以其父固庶子耳

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張爾

疏云所後者之妻卽其母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卽其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皆如親子爲之著服也國藩按所後者之昆弟卽其世父叔父也所後者之昆弟之子卽其從父昆弟也張氏謂卽舅與內兄弟恐非經意顧氏炎武盛氏世佐已詳辨之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　方觀承氏以經所云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皆非貴臣也故降其服傳所云公之卿及大夫之室老士皆貴臣也故不降其服其說亦通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以功冠其衰也　按齊衰之受服衰七升初喪之冠亦七升大功之受服衰十升初喪之冠亦十升

故云衰其受也小功之衰十升冠亦如之緦麻之衰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亦如之故云冠其衰也餘皆可以類推疏稱引稍多僅引一條似更簡明又按郝氏敬謂緦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盛氏世佐謂小功冠衰之升數有別二說皆與疏異與經文亦似不合俟考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按子必隨母適人而後名曰同居即上齊衰杖期章內所謂繼母嫁從也異居者若范文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歸於范氏當文正在朱家時謂之同居及還范家之後謂之異居若其初本未嘗從母適朱家則並不得以

異居名之是無服矣傳意重在三者皆具經意則專重同居經傳似微有區別至傳言爲築宮廟亦與貧窶之孤子情事不合顧亭林氏已譏之矣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注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皆六命夫六命婦　按注六命夫者世父也叔父也子也昆也弟也昆弟之子也六命婦者世母也叔母也姑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于天子　盛世佐曰既爲大夫雖未嘗聘問於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疏云不聘卽不服非國

蕃按張氏以傳注爲諸侯使大夫來見天子適有天子之喪故其服如此似與傳注之意不合傳注云以時者猶云大夫有時接見天子爾盛說是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古者五十而後爵無大夫而殤死者亦無旣爲大夫而有兄若姊之殤者敖氏繼公盛氏世佐皆以此爲疑疏謂或有盛德少年即爲大夫　欽定義疏謂亦有公族高勳世爲大夫者適子年雖未冠已爲大夫者理或然與

從母丈夫婦人報　按此丈夫婦人四字從鄭氏說則似旣服母之姊妹及並服母之姊妹之子從馬氏說則似從母報服於

姊妹之子男女並報以小功二說皆於先王制服之條理不合從敖氏繼公說則丈夫婦人即爲從母服者也又於經文之例不合至通典引晉袁準之論謂從母者母之姊妹從母而嫁爲己庶母者也則又與從父從祖之名不合此條殊多可疑姑闕之

緦者十五升抽其半　姜氏兆錫曰十五升抽其半者謂十有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從姜說足正相沿之誤

貴臣貴妾　鄭注賈疏及雷次宗顧炎武專指大夫言之馬融陳銓盛世佐通指大夫以上至天子諸侯言之敖繼公張爾岐

秦蕙田及　欽定義疏皆專指士言之詳考禮意自以指士者爲正下文乳母敖氏亦以爲蒙上士爲二字言之

從祖昆弟之子　與其父同曾祖則子稱吾爲族父母矣故注曰族父母爲之服

小功以下爲兄弟　此句愚意兼上三節及下君之所爲兄弟夫之所爲兄弟二節言之則妻降一等之語倘可强通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妻於夫之兄弟無服此所謂兄弟者疏謂是夫之從母敖氏謂是夫之祖父母　欽定義疏謂是夫之從祖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皆不可信也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注削猶殺也　按此削字之義如考工

記掔爾而下遫也之掔

衣帶下尺注衣帶下　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張爾岐曰用布高一尺上綴衣身繞要前後據疏衣帶言其物下尺者向下量之一尺言其度也國藩按下尺注指廣言張氏指長言張氏是也

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　按王夫之喪大記章句云冒殺之制皆如囊縫合一　頭與一旁其一旁則綴帶以維結之所謂綴旁也張爾岐謂綴　質與殺相接之處是質則綴下殺則綴上不得名曰綴旁矣恐　當從王說

既井椁　按椁大不　以全者舁送宅兆先在殯門外構成一試

觀之然後析爲散木舁送宅兆待窆後再於壙中構成全椁也
椁成有似井形試構之故曰井椁吾鄉聚木板四方疊空架之
亦曰一井
作龜興注作炮也周禮卜人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按古人名
步馬曰作馬易雜卦爲作足也作龜之意略同
既夕　遷于祖用軸注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軹狀如長牀
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
畫之以龍　按淮南子說林訓注楚人謂戶限曰轔此注云如
轉轔者當謂如戶樞之轉也軹者軸頭之書內於桯上之穿者
士之輁牀亦應有四周但大夫諸侯以上則桯彌厚彌大天子

則尤大故畫龍耳㠇車之輪曰輪高三尺三寸此軸行於中庭當尤低矣

設披注披輅柳棺上　張爾岐曰注文輅字當是絡字國藩按左傳僖十五年輅秦伯注輅止也宣二年狂狡輅鄭人亦訓止也輅有繫止之義不必作絡

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注夷牀饌於祖廟輁軸饌於殯宮其二廟者於禰亦供輁軸焉　國藩謂雖有二廟輁軸似不必兩具

士虞禮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注苴猶藉也　張爾岐曰苴刌茅者藉祭之刌茅也國藩按下文洗茅設於席上取黍稷祭於苴是此苴實爲虛祭棲神之物矣

尸取奠　張爾岐曰尸取奠取祝所反奠於鉶南之觶也國藩按觶久奠于鉶南因名此觶曰奠下文曰祭奠祭此觶也特牲饋食禮曰嗣舉觶舉此奠也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按祝有薦有席有俎薦席則徹入於房俎則自執以出

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　正字通今謂自肩至肘曰臑自肘至腕曰臂國藩按肩臂臑前在前足肫胳在後足脊在中體之兩脅在中體之牆脇在胡此十者皆取諸左肺則取諸腹內

祝反入門左　此下尙須入徹陰厭重設西北隅之陽厭事畢祝自執其俎以出乃復庭中北面之位記不詳者經文已言之

也

在西塾　以上記餞尸之饌尸出以下則記卒哭禮畢行餞尸之禮也

死三日而殯注異人之閒。其義或殊　按異人之閒四字不辭疑當作異同之閒

俎入注入設俎載者　按鄭注入設俎載者言入而設俎於室之人即在庭載牲體於俎之人謂執事也

食舉主人羞所俎于腊北至反黍稷于其所　按食舉之舉讀如五旬而舉之之舉牲體有骨者肉離骨曰舉肺以提心曰舉脊以離骨曰舉佐食之舉幹舉骼舉肩皆從俎中分出少許以

授尸將盛於肵俎以歸尸也尸自舉之肺脊雖主人立進肵俎尸不遂入於肵俎而甕入於菹豆者謙也至九飯畢佐食乃取肺脊加於肵俎併以歸尸焉

棜禁　按棜禁上有四周無足者爲楕方木槃當與吾鄉茶槃相似有足者則當與俎相似矣論形制則棜無足禁有足論等秩則大夫用棜士用禁其常也然至鄉飲鄉射則雖大夫去足者亦得名禁至此饋食禮則雖士之有足者亦得名棜

少牢饋食禮　放于西方　放猶檀弓吾將安放之放

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肫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

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凡牲體有豚解有體解豚解者解為七體一脊兩脅兩肱兩股也脅者肋骨亦謂之胉肱者前脛骨謂之肩股者後脛骨謂之髀脅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故為六體合脊則七體矣此豚解也體解者卽七體而折解之為二十一體折脊骨為三前為正脊中為脡脊後為橫脊折脅骨為三前為代脅中為長脅亦名正脅後為短脅折肱骨為三上為肩中為臂下為臑折股骨為三上為髀中為膊下為胳脅與肱股三者各分左右兩胖共得十八體合脊之三體則二十一體矣兩髀以近竅之故賤之不升於俎故凡十九體而牲體之數備矣此外正脊之前當頸處謂之

脰亦謂之膉後足之末近蹏者謂之觳皆不在正體之數此秦氏蕙田之說而國藩微有刪改

主婦被錫衣侈袂　　欽定義疏云錫衣當是緣衣緣字一譌而爲緆再譌而爲錫又云士妻助祭於公則服緣衣自祭於家則服綃衣大夫妻助祭於公則服展衣自祭於家則服緣衣秦氏蕙田云漢樂府云曳阿錫注云細布言布滑易如錫也以細布爲衣而侈其袂卽緣衣也國藩按據此二說則錫衣乃身服之衣非首服之次也服緣衣者首卽服次不必更言首服矣

食舉三飯　　此下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略之也特牲禮佐食舉幹之上當有尸實舉於菹豆六字經不言者蓋

敍於舉獸幹魚一之下也

有司徹　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　如尸禮亦當橫一燔於俎上以進又橫執俎以降也

次賓羞匕湇如尸禮　如尸禮亦當縮執匕俎以升縮匕於俎上以降

司空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一節　主婦獻爵猶初獻之主人獻爵也設兩鉶糗修猶初獻之薦豆籩也此外如羞匕湇羞肉湇羞燔皆與初獻相同其不同者不授几不載俎設俎耳

受爵酌獻侑一節　於獻爵羞糗修之外有羞豕脅羞豕燔二

節較之主婦之獻尸則已爲少殺蓋無羞匕湆及兩鉶也然較之主人之獻侑則向爲少隆蓋彼於正俎之外僅羞羊燔無匕湆並無肉湆也

次賓羞羊膰如主人之禮　尸酢主婦較之酢主人時少羞匕湆羞肉湆二節

宰夫洗觶以升一節　此節六爵字皆宰夫新洗之觶非上文之酢爵也

皆若是以辯　謂衆兄弟皆由洗東升阼階上拜受爵坐祭立飲也

尸作三獻之爵一節　上文賓三獻之禮未畢卽暫停而別行

主人酬尸及均神惠之禮至是乃補三獻之禮又上文初獻載尸正俎時已歷說十一俎未遽載也至尸酢主婦時八俎載畢侑有三魚俎未載至此載之

司士羞一湆魚 侑及主人之湆魚有一字尸無一字上文已著五魚也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 尸酬主人在東楹東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長賓酬衆賓衆賓酬兄弟兄弟酬私人皆在西楹西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注古文觶皆為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 延熹漢諸帝年號無此稱釋文改作延熹張爾岐從之盛世佐以為當作熹平

亦遂之於下　遂之於下者當亦遂及主人侑賓兄弟私人注不著主人侑似與經如初二字不合

佐食受牢舉如儐　少牢十一飯之末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肵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　執棗糗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　儐尸者薦豆則韭菹醓醢昌本麋臡加籩則麷蕡白黑此較殺故注云下儐尸

于尸祝主人主婦　儐尸則羞於尸侑主人主婦不儐則羞於尸祝主人主婦

禮記

檀弓　予疇昔之夜　鄭注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史記疇人子弟分散樂彥注云疇昔知星人也國藩謹按二者解疇昔皆誤也書疇咨若時登庸注疇誰也謂于衆人之中不知當屬何人乃疇字引申之義也史記於疇若予工作誰能馴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謂衆人之中何人能若予工何人能馴草木鳥獸也疇昔猶云誰昔謂不知曩者何時也詩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訓誰昔昔也皆不記何時之義也

求闕齋讀書錄卷一終